

总体性思想：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

□ 仰海峰

北京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一、总体性：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思考,必须有个开端或起点,这个开端必须是绝对的,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它本身是全部科学的根据。但为了避免陷入独断主义,这个开端或起点又必须是作为论证过程的终点,在这个意义上,起点和端点构成了一个圆圈。在《小逻辑》中关于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的讨论中,黑格尔进一步表达了一种总体性的哲学理论。在这一大的理念下,黑格尔以概念发展为例,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环节的总体性问题。从精神的发展过程来看,经历着从感性、知性到理性的过程,它们构成了精神总体性的不同环节。在感性、知性与理性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又有着各自的总体性,都经历着从直接同一性、区别、再到辩证的统一这三个环节。

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多次批判,但黑格尔哲学中的这种总体性思想却被继续下来,并成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区分了从具体的实在出发与从总体出发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不仅揭示出资本逻辑的社会建构状态,同时也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了方向,即只有在对资本总体性进行批判时,才能真实地看清具体存在物的存在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与黑格尔并无区别。第一,对于黑格尔来说,总体是精神自我区分、自我深化与自我综合的总体,这是思维对具体的理解与把握。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生活本身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总体,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就表现为从地方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因而总体的根基是社会存在,范畴的运动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思想上的表现,社会既是这种生产行为得以发生的场域,也是这一行为的结果。第二,概念的总体性是对现实本身的总体性的再现,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是思维用来把握世界的方法。思维的总体性的发展过程,与现实本身的发展过

程相一致。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本及其运行逻辑。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生产关系决定着其他生产关系,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黑格尔曾讨论哲学的起点和终点,并将两者统一起来。颠倒过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总体性中,资本才是真正的起点和终点。第四,虽然都强调总体性,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旨趣存在着根本的差别。黑格尔的总体性,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指向的是资本与理性关系的总体性,将理性看作是能够制约资本恶性发展的限制性力量,这是其哲学总体性理念的现实指向。而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内部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缝,马克思从一般社会结构层面,曾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描述;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以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矛盾、资本利润率递减的趋势等来描述,以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能够自我修复的,更不能以理性的力量来进行调和。这是他和黑格尔的根本区别。

二、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 总体性思想的恢复

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主要体现为:第一,总体性意味着存在于它自身之内的东西是完整的。第二,总体性是每个个别现象的根本实在。第三,总体之所以为总体,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其内部。第四,总体性是趋向完美的存在。这样一种总体性的理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成为卢卡奇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切入点。

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卢卡奇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抓住的是马克思思想的灵魂与精髓,即辩证的方法。卢卡奇认为,总体的方法才是马克思辩证法中的根本方法,这也是他批判考察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方法论基础。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总体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方法论的总体性。卢卡奇将总体性看作

是辩证方法的核心。在总体性的视野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中介,它们构成具有内在关系的总体。总体性的另一种含义则体现为社会存在的理想状态,在这一点,卢卡奇延续了早期的思想。从理想的总体性出发,当下的社会生活就是非总体性的,这种非总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物化和碎片化的现实存在,以及由这种物化和碎片化推动的思想观念上的二律背反。

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他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出发,指出人与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蜕化为物的关系。正是由于合理化和可计算化,社会存在以及人的存在被分解为可操控的、可量化的存在,这是将总体图景碎片化的方式。第二,由于社会存在与人的存在方式的物化和碎片化,导致了总体性图景的消失,因此重归总体性,成为近代以来的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的,二律背反就是这一物化意识的重要表现。这一二律背反推动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从逻辑上来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解决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从而在逻辑的流动性中实现对立面的统一,这正是黑格尔哲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改变在于,从思想中心转向社会历史生活,从而讨论社会存在本身的结构及其历史变化,展现物化意识得以产生的根基,这为从根本上解决二律背反问题提供了出路。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确立了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认为这种本体论构成了马克思所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这里的总体性一方面具有所讨论的方法论的特征,另一方面,总体性又体现了理想的社会存在状态。在卢卡奇的讨论中,社会存在的总体性以劳动为基础,因为只有劳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才能真正地建立联系,也只有在劳动中,社会存在才能被赋予目的性,只有在这个层面,自由和人的发展才能展现出来。因此,以劳动为基础的本体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人类学意义上的论证。作为总体性的社会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理想社会的一种表达。正是有了总体性的这一理想状态,卢卡奇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提出批判。

三、总体性:柯尔施与葛兰西

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同样针对的是第二国际时代的正统解释。针对当时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做法,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强调,马克思的哲学与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致的,正如德国唯心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表达一样,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表

达。因此,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渗透在其思想之中,并指导着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总体性。在马克思的思想创立过程中,虽然他吸收了诸多不同的思想,但这些思想经过创造性整合,才形成了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考察与批判的社会理论,并强调将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才是活生生的总体性革命理论。即使在马克思思想的后期,虽然这种总体的革命理论有时通过不同的侧面来进行论证,但这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特征。柯尔施非常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不同的因素,然后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以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这样做时,不仅没有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与批判性特征。

与柯尔施相近,葛兰西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总体性理念。葛兰西在谈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不以某个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为保证,也不是要从某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在思潮中寻找证据,马克思主义是“自足”的,“这个‘自足’概念不仅构建了一种全面的、完整的世界观以及一种全面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而且也包含有使一个完整的实际社会组织活跃起来,变成一种全面完整的文明所需要的一切要素”。

葛兰西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总体,这种总体体现在: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来说,哲学与政治,或者说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整体。第二,葛兰西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总体性的关联。第三,从马克思的总体性视角出发,葛兰西在谈到领导权时强调,领导权是一种集政治、经济与文化为一体的理论。

卢卡奇、柯尔施与葛兰西作为第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即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考察,以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传统和重要内容,这对于摆脱第二国际时代的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重新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他们在对总体性的讨论中引入了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思路。尽管他们三人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但彼此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三人共同恢复和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理论,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当时正统研究的另一种思路,对后来者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30—60年代,直接影响到法兰克福学派,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

■ 《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6期,约15000字